

柳

南

隨

筆

柳南隨筆卷五

勝國時吾邑有自奉儉約過於常情者二人一極貴一極富極貴而儉者爲陳中丞察其巡撫南贛也日市一鴨卵四分之半以供子師饌半以分啖父子極富而儉者爲譚曉母飯熟一卵竅可容箸藉而啖之飯畢封其竅留之再飯三飯乃盡然陳公之儉或出於矯而譚則天性吝嗇使然又未可同日語也

顧仲恭

大紹

深於經學註疏俱成誦在口嘗謂其友錢

嗣隆

嘉商

曰君家宗伯未可謂讀書人也嗣隆訝而問

之仲恭笑曰吾觀彼于十三經註疏猶未能熟雖博  
極羣籍抑末也讀書人恐不如是然吾聞吳祭酒梅  
村嘗問宗伯曰有何異書可讀曰十三經註疏耳觀  
此則彼於經疏亦未必全不留心特未能如仲恭之  
精熟耳

漢班昭爲曹世叔之妻稱曹大家按家字當讀姑又與  
姑同大家女之尊稱又離騷云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  
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家字註音  
姑謂浞殺羿而取其室此亦家字讀姑之一證也某宗

伯爲山陰王王映題照云季重才名噪若耶縹緲有女  
嗣芳華漢家若採東征賦彤管先應號大家是讀家字  
爲本音矣西溪叢語云唐秘書省有裝潢匠六人齊民  
要術云紙有裝潢法釋名潢染紙也集韻音胡曠切作  
去聲讀而宗伯贈書詩云朱黃點勘須完好籤軸裝潢  
要簇新是讀潢字爲呼王切無異潢汙天潢之潢矣韓  
退之謂凡爲文辭宜畧識字博學如宗伯而猶不免誤  
用甚矣識字之難也又戒庵漫筆謂賈胡藏珠而都元  
敬讀賈爲假不爲古音泛駕之馬王魯南讀泛爲汎不

爲捧音蓋自小學不講字之誤讀卽名人亦不免矣  
葛一龍字震甫本洞庭山富室性好結客揮金如糞土  
晚年金盡而好客自如嘗遇二三故人於滁陽道上見  
其行裝蕭然思有以贈之顧震甫囊中亦蕭然也乃一  
一書借券付之約曰俟稍贏餘當一一奉償但希免子  
錢耳聞者笑之然其義甚高志亦可哀也

錢玉友爲詩主於奇崛稍涉輕圓便不喜信如其說古  
人脫手彈丸之喻爲非矣嘗以高青邱詩比董元宰書  
謂兩公自圓美可愛學之者便易軟熟少骨力此論却

得

王石谷作畫一落筆便思傳世故卽其八十以後之作亦無一懈筆識者謂其能密而不能疎固然然其氣韻亦非凡手可及也其門人楊野鶴晉晚年每多率筆沈啓南論畫嘗持蒼潤二字蓋蒼而不潤神氣便少野鶴晚年却未免此病

詩家多用隔是二字田汝成委巷叢談云猶云已是如是也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又多用遮莫二字羅大經鶴林玉露云猶云儘教也杜詩遮莫鄰雞

下五更

隔是一作格是

昔人謂唐子畏畫師周臣而雅俗迥別或問臣畫何以俗曰臣胷中只少唐生數十卷書耳余謂此論却未盡然如吾邑烏目山人彼胷中與周臣何異而畫却不俗弇州先生謂永叔不識佛理強闢佛此語誠然蓋必能識之而後能闢之不然望影而談恐未足服其心也若朱紫陽之闢佛彼固於佛理曾究心來故闢之也每每切中其病非歐公比矣弇州又謂歐公不識詩自標譽能詩夫詩如歐公亦可以已矣猶謂其不識是何言歟

吾邑詩人自某宗伯以下推錢湘靈馮定遠兩公湘靈  
生平多客金陵毘陵間且時文古文兼工不專以詩名  
也故邑中學詩者宗定遠爲多定遠之詩以漢魏六朝  
爲根柢而出入於義山飛卿之間其教人作詩則以才  
調集玉臺新咏二書湘靈詩宗少陵有高曠之思有沈  
雄之調而其教人也亦必以少陵兩家門戶各別故議  
論亦多相左湘靈序王露湄詩云徐陵韋淑守一先生  
之言虞山之詩季世矣又序錢玉友詩云學於宗伯之  
門者以妖冶爲溫柔以堆砌爲敦厚蓋皆指定遠一派



也

秦始皇時蝗蔽天下詔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鬻爵自此始明景泰元年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納粟入監自此始

壬子七月瀕海之處潮沒凡棺之未葬者或殯於室或厝於野俱隨潮湧去及潮退迹之則不辨其誰某矣予因思世俗製棺其前和輒刻壽字或福字此甚無謂不若刻死者姓名於其上倘遇不測猶可辨識誰某也因書之以告世人

福山章烈婦馬氏溺死事甚奇然人多有疑之者先是烈婦之夫殯而未葬迨烈婦死遂厝其棺於夫之旁至雍正十年七月福山遇潮沒凡棺之未葬者悉隨潮湧去卽烈婦之夫之棺亦然而烈婦獨屹然不移於是向之疑烈婦者無不詫爲奇事始信爲真烈婦云

程松圓有秣陵天遠不宜秋之句王新城極賞之按此句本襲戴叔倫作不過以天遠易凋敝二字豈落花芝蓋落霞孤鶩子安固不妨與子山並傳與

史記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旣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

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世俗輒云羅十二爲相大謬

婦人以金銀爲介指蓋其來已久鄭康成詩箋云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鐙當御者著左旣御者著右又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妃羣妾進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以金鐙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今之指環是也又相傳古者婦人月經與娠則帶否則去之今人常帶在手旣昧戒止之義甚至男子而亦帶之若爲飾手之物尤可怪矣

康熙己未

御試博學宏詞施愚山谷閣擬一等進

上閱之以詩中旗字押韻誤書爲旂改置二等按  
旗字入支韻周禮司常所掌熊虎爲旗又釋名熊虎爲  
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旂字入微韻  
周禮交龍爲旂又釋名旂倚也畫兩龍相依倚也乃知  
旗旂本爲二物亦不同韻人自忽過耳若楊升庵轉注  
以旂字叶真文等韻此蓋據宋人劉貢父之說按貢父  
詩話云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  
區別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觀其旂左傳晉童謡丙之晨

龍尾伏辰衿服振振取號之旂當爲芹音耳然如池北  
偶談第十四卷所載不言旂字本音但據貢父之說若  
旂字當直音芹者則又誤後學不淺也

池北偶談云常熟顧充仲達著字義總畧今吾邑不特  
無其書亦并不知其人

太倉顧麟士先生爲人介特不苟受施東陽張公國維  
撫吳延先生傳其子筆硯外絕不干以私有富人犯法  
者罪當死廼以黃金百鎰謁先生俾言於張公以求免  
先生固謝遣去而心終憐之自是爲損一飯焉張公察

其意若有甚戚者因婉轉請其故先生乃具言之公卽  
未戒犯法者罪云此事聞之於張兄冰璜叙冰璜蓋先  
生之外孫也

唐書王璵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  
璵乃用於祠祭則祭祀之焚楮錢蓋始於璵又清異錄  
載周世宗發引之曰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錢大若  
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此又踵璵  
之故事而增華者也

嚴恪字心宣文靖公之父也文靖已晉尚書而封君猶

康健在堂其堂中懸一聯云有子萬事足我子作尙書  
足而又足七十古來稀我年近大耋稀而又稀相傳封  
君八十餘猶多待妾文靖憂之既請告歸寒暑晝夜必  
與封君同寢處封君屢因所親屬爲異室文靖不從也  
前明時縉紳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  
上稱老爺餘止稱爺鄉稱老爹而已其父既稱老爺其  
子貴亦稱大爺聞吾邑陳莊靖諱之子少叅抱冲禹公  
顧太常雲之子副使塵客大章公終身稱大爺不敢衡其  
父也今則內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稱大老爺矣自

知府至知縣俱稱太老爺矣又舉人貢生俱稱相公卽國初猶然今則並稱大爺矣此就紳士言之其餘稱謂之僭越無等更非一端也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云明初閭里稱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則故家右族穎出之人郎則微裔末流羣小之輩稱秀則曰某幾秀稱郎則曰某幾郎人自分定不相踰越噫安得此風復見於今日哉

柳如是性機警饒膽略絳雲樓主人寵憚之乙酉五月之變柳勸主人死謝不能柳奮身欲沈池水中持之不



得入時長洲沈明倫館于其家親見之嘗以語人見顧  
苓河東君傳

弇州謂歐蘇之文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此語誠然  
蓋二公以清圓轉折爲工而古人鍊字鍊句之法至此  
盡矣長洲汪茗文疏學歐者也武進董文友以寧學歐而  
兼學蘇者也吾邑錢湘靈謂文友茗文諸子之文專以  
圓轉爲勝場若如此爲文但得機勢亦頃刻可就直無  
所用甚心思矣又云 本朝古文之盛盛於文友茗文  
諸子而古文之衰諸子亦不得辭其責

芙蓉莊在吾邑小東門外去縣治三十里白茆顧氏別業也某尙書爲憲副臺卿公外孫故其地後歸尙書莊有紅豆樹又名紅豆莊樹大合抱數十年一花其色白結實如皂莢子赤如櫻桃順治辛丑是花盛開邑中名士咸賦詩紀事至康熙癸酉再花結實數斗村人競取之時莊已久毀惟樹存野田中耳今樹亦半枯每歲發一枝訖無定向聞之土人所向之處相輒歉收亦可怪也唐詩紅豆生南國又云紅豆啄餘鸚鵡粒未知卽此種否俟再考之

居易錄云越中若邪谿亦云若耶邪于遮切宋九域志云徐浩遊若邪谿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里吾豈遊若邪之谿因改爲五雲谿是讀作邪正之邪類惡谿矣余按古樂府多稱父爲邪音同瑯琊之琊又顏氏家訓曰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雲詩云颺颺雲母舟簡文曰旭旣不識其父雲又颺颺其母是其証也曾子不居勝母以其名不順季海改若邪爲五雲亦同此意耳如讀作邪正之邪則并若字不可通矣大謬

瞿汝稷字元立號洞觀昆湖先生任子也八歲時足生

疔凡疔以食生豆爲驗不知氣味者則不治洞觀食竟不知醫者屬至感謂必無幸矣當危急時恍惚見呂仙面授方藥數味內有雄黃曰此脚眼疔故用此服之曰有半卽愈自是神常入異境無非丹洞元圃金堂玉陛其中之人則皆仙也每出窗外常有白雲層疊若絮乘之冉冉而登諸仙每戒洞觀可勿婚宦虧損靈根以語其父父曰必我父子皆仙則可洞觀還語諸仙諸仙指密殿金字榜示之曰榜上惟汝有名不列者不可故竟

婚宦

洞觀名列仙籍而性嗜宗門書撮其要爲指月錄至今  
諸方參學者無不宗之其弟達觀名汝說字星卿願好  
西儒利瑪竇之學熟精其書兄弟相反如此

明嘉靖三十三年春倭人入寇兵備道任公環督兵江  
陰以待之其子遣人候問公作書報之云汝輩絮絮叨  
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  
倭寇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  
嚼齏裹革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幃榻耶後  
來事未知如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

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  
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曉之不必多說  
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常有受用處苦海  
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母貽父母之憂便是  
常聚首亦奚必一堂哉此書載江陰李詡戒庵老人漫  
筆詡蓋忠毅公之祖也而近日江陰繆進士說刻其祖  
文貞公家訓亦爲載入竟作文貞公與子書中間只要  
我回衙衙字改作家字倭寇流毒毒字改作賊字而爾  
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句及後來事未可知句則俱刪去

其餘字字悉同近亦韓得此書於伊祖典籍公從年隨筆內謂其語字字真摯可以激發忠孝因欲載入昭文志中初予未見戒庵漫筆而先見繆氏家訓謂此書必文貞公作而附會於任者以語亦韓遂不果載及見漫筆乃知果任公作繆氏家訓誤入耳

新城秋柳詩四首其風調之佳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蓋妙構也近日吾邑邵青門陵作秋柳詞一首風調亦復可愛因錄之詞云萬樹黃金線最無端送春辭夏垂垂欲倦一自漫空飛絮盡多少朱門晝掩便背了東風

一面記得清明寒食路倚纖腰亂打桃花片又勾住花  
閒燕如今拋擲情何限帶幾枝冷煙疎雨水村茅店六  
代山河斜照裏無數暮鴉棲徧又何處笛聲哀怨悽絕  
右丞三疊句任行人唱煞無心管長亭路連天遠

明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時常熟縣俞市村第六  
等都忽見白龍一黑龍二從西北方來天地晦冥乘雲下  
降口吐紅燄眼若燈籠鱗甲頭角分明轟雷閃電猛雨  
狂風號空拔木捲去居民楊朴胡奎陳錦陳岳葛宗全  
等三百餘家瓦草房千餘間磚瓦梁柱家資樹木亂飛



星散至酉時東行至海升空而去又捲起平本等家船  
十餘隻粉壁墜地驚死屈氏等大小男女三十餘口當  
夜隨降洪雨如注五日夜不止余時見本縣申詳如此  
見江陰徐充媛妹由筆而錢湘靈脩常熟縣志竟以此  
事移之於崇禎十三年五月十五日載之祥異中何也  
前明之季吾邑有張景良者少爲巡捕衙書佐長而從  
人幕中爲主文陳尙書必謙之令輝縣也嘗與之偕已  
而尙書爲侍御景良藉其勢武斷里中尙書知之大怒  
榜其事於城門戒閭者無得通景良深銜之而會崇禎

帝欲通下情許草茅言事景良謀之顧大韶大韶爲草  
疏與之疏言士習錢糧縉紳等事謂持此入都一官可  
戾契致也景良得草喜甚遂挾之以往旣抵都會有警  
城門閉不得入方徬徨湖闌城上有持豐城李侯令箭  
呼張漢儒者景良遽應曰諾乃縋而上持箭者覺非是  
痛歐之然已登城遂聽之而與陳履謙遇陳履謙者本  
名世卿父子濟惡於鄉巡按御史名捕之獄成而徒逃  
於白下適有江都監生陳履謙者死世卿竄其名謁選  
爲福建漳州衛候缺經歷會以解糧事與老書佐陳伯

元僞刻合邑縉紳私印上書兩臺事敗急走京師居既久與廠衛相結以刀筆目攝公卿間人甚畏之景良至問所爲因出大韶稿示之履謙笑曰此老生常談耳無濟也以愚揣之不言鄉紳之竭民及賍私不可景良曰我正以陳必謙來耳履謙曰不可陳公雖削籍然素有清望今上雅知之不如言錢瞿此當國者所忌朝上疏夕得溫旨矣景良從之遂掊拾錢瞿事盡取生平所不快及事連錢瞿者周內之共五十八款賍幾三四百萬景良卽更名漢儒疏上烏程果持之擬旨逮錢瞿牽連

者則撫按訊時崇禎丙子冬云錢瞿旣被逮將行邑有  
單良佐者爲畫策以六字進曰欵曹和溫藥張曹謂司  
禮監化淳溫則烏程張則漢儒也初漢儒之揭錢瞿雖  
出履謙指而外則佯示局外者於是其子志仁在家遂  
以書授意俾調停各欵冀得重資適良佐畫此策志仁  
迺大恨謂良佐專錢侍郎遂改欵曹和溫藥張六字爲  
欵曹擊溫擒陳藥張八字刻揭流傳遂至都下擒陳者  
卽謂履謙也而是時履謙之黨武舉王璠適在都與錢  
有隙遂以此揭首之於衛衛據揭上聞奉旨有欵擊擒

藥是此案緊切情節著嚴訊確奏而會掌衛事董琨罷  
去復著刑部究擬既刑部尙書鄭三俊具疏上奉旨云  
是陳履謙著發邊遠張漢儒王璠發邊衛各充軍終身  
仍著錦衣衛挈在長安右門各打一百棍用二百五十  
觔枷號三個月滿日發邊卽日而履謙死次日王璠  
死三日而漢儒亦死

予自辛卯至壬子凡八入棘闈場屋之苦備嘗之矣吾  
友陳亦韓亦老於場屋嘗作別號舍文備極形容是年  
遂得中式其辭云試士之區圍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間

一式其名曰號兩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  
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擔囊貯精聞呼唱喏受卷就位  
方是之時或喜或戚其喜維何爽塏正直坐肱可橫立  
頸不側名曰老號人失我得如宦善地欣動顏色其戚  
維何厥途孔多一曰底號糞溷之窩過猶睡之寢處則  
那嘔泄昏惛是爲大瘥誰能逐臭搖筆而哦一曰小號  
竇不容席檐齊於眉墻逼於跣席爲焦僥不局不脊一  
曰蓆號上雨旁風架構綿絡藩籬其中不戒於火延燒  
一空凡此三號魍魎所守余在舉場十遇八九累髮爲

白韶顏變醜逝將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別毋掣予肘  
錢湘靈贈其族孫木庵詩云往往述詩如海勢時時夢  
筆有江花述詩二字甚新蓋本杜老江上值水勢聊短  
述也

義山安定城樓詩云水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  
舟次句向來不得其解惟李安溪先生云言已長憶江  
湖以歸老但志猶欲幹迴天地然後散髮扁舟耳此爲  
得之余按少陵寄韋十侍御詩云指麾能事迴天地此  
義山迴天地三字所本昔人謂義山深於杜信然

安溪云凡詩以虛涵兩意見妙如杜秦州雜詩水落  
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兩句夜則水落魚龍秋則山空鳥  
鼠一說也魚龍之夜故聞水落鳥鼠之秋故見山空又  
一說也秋興詩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居  
寒而園菊兩度開花則羈旅之淚非一日矣又見一孤  
舟繫岸而動歸心一說也觀花發而傷心則他日之淚  
乃菊所開見孤舟而思歸則故鄉之心爲舟所繫又一  
說也蓋二意歸於一意而著語以虛涵取巧詩家法也  
此論爲向來言詩者所未及故錄之



凡荒年民不得食輒取榆樹皮磨碎食之自漢唐已然  
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又隋大業中  
民生計無遺加之飢饉始采樹皮食之又唐陽城家貧  
屑榆作粥但榆有二種惟野榆可食他種味苦不可食  
也

陳潮溪新語云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  
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  
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  
又死在言下惟知入知出則盡讀書之法也近汪鈍翁

與梁曰緝論類彙書云凡爲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從入其既也必求其所從出彼句剽字竊步趨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此數語蓋本之潮溪

譚曉吾邑富民也家故起農有心算聞其一事有出人意料外者凡佃人每戶課其紡繅娘凡幾枚以小麥幹爲籠盛之攜至郡城每籠可得一二百錢其巧於取利如此紡繅娘卽絡緯也

吾邑藏書之富自昔所推成宏時有錢員外仁夫者其藏書處曰東湖書院嘉靖時有楊副使儀者其藏書處

柳南隨筆 卷五

曰萬卷樓至若絳雲樓之藏則更倍於前人矣其門人毛晉子晉錢曾遵王收藏亦富毛藏書處曰汲古閣錢藏書處曰述古堂今所藏俱散爲雲煙不可問矣

壬子四月二十八日過唐墅廣福禪院僧久芳出示毗尼摩得勒伽卷第六共二十四紙古香拂拂生楮墨閒蓋久芳所新購者也後有長洲朱鷺跋云余聞蘇長公手書圓覺經下卷於友人所將誼日而索觀之則竊嘆世閒珍迹往往百不一全何造物者之慳也居亡何過廣福禪院而復獲觀此其書粗類長公而浮其遒勁

蓋學蘇而過之者幾宋也而不詳日月及姓名然觀初  
終力勁神載行楷波磔雅成一家要自名筆何必長公  
惜哉卷前後若干莫得其聚散所耳是卷歸院日子與  
徐女廉實邂逅鑒賞之遠公不惜青蚨曰吾以爲鎮山  
之寶嗟乎嗟乎非遠公非予兩人不必收也異哉物之  
歸有數也夫時萬歷辛丑中元日子觀跋語云云知此  
卷本院中舊物不知何年失去久芳一旦得之不啻寶  
玉大弓之復歸也按萬歷辛丑至今蓋又閱一百三之  
一年矣

陸務觀云英石出鐘山之靈泉其佳者溫潤蒼翠叩十如金玉蓋其物貴重於世自古已然近時人家所有悉係一拳不過充几案供耳萬歷間吾邑黃道登門知南雄府英德其隣壤也歸時載英石頗夥其長者至丈餘今一存城西蔣氏第一存城南錢氏宅在蔣氏第者曰美女伸腰在錢氏宅者曰舞袖

崇禎辛未太倉吳梅村先生舉禮闈第一時枋國者爲烏程溫體仁宜興周延儒吳爲宜興門下士烏程嫉之以蜚語聞時有內臣從宜興案頭取吳七藝直呈御覽

懷宗朱批八字云昌宏博大足式詭靡外論始息故吳  
文稿名式靡篇

今之官斛規制口狹底濶起於宋相賈似道元至元閒  
中丞崔或言其式口狹底濶出入之閒盈虧不甚相遠  
遂行於時蓋斛口小則斛面或淺或滿盈虧尙自有限  
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賈雖奸相而此一物規制固  
百世不可易也

今人訟牒中多自稱曰身身猶言我也如張飛自言身  
是張益德可共來決死又宋彭城王義真自關中逃歸

曰身在此謝淪云身家太傅史傳中若此類甚多皆以身爲我也

漢長安慶虬之善爲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重於世梁張率常日限爲詩一篇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俗人以耳爲目自古如此可一笑也

宜興儲同人先生歿後有人元旦夢遊文昌所見先生爲筆案手中執江南鄉試榜榜首名紱宜興人其姓則

模糊不能審也既甦而述其事於是宜與多有以紱爲名應試者時吳方來方試童子科亦隨俗易其名是年遂入泮越十餘年果中甲辰江南解元

宋俞文豹吹劍錄中有論孔明一則責其忠於劉備而不忠於漢爲辭甚辨以余考之則其說非是夫孟子私淑孔子者也孔子意在尊周室故春秋之作加王於正以示大一統之義而孟子于齊梁之君則勉之以王不復以周室爲言蓋知周之不可復興也漢之有獻帝非猶周之有顯王乎孔明之不復以漢帝爲念猶孟子意



也必執此以罪孔明而謂其不忠於漢是可與經而不  
可與權者也至謂備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  
嘗一言稟命朝廷尤於當日事勢有迂濶而不近情者  
夫自操迎帝都許以後朝廷已在彼掌握中若必稟命  
而行是不啻以其情而輸之於操矣其能與操樹敵乎  
又謂備非人望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視  
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  
委身焉夫出於敵人之口其加以惡名也固宜即使備  
之爲備果非人望所歸亮亦不得合漢之宗室而反委

身於人望所歸之他姓也且備爲漢宗室亮委身事之  
猶不免吹毛索瘢假使委身他姓吾不知後人之指摘  
更當何如又謂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帝猶必待天子之  
命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此尤與  
兒童之見無異夫當操之世天子已如贅疣其王其帝  
名爲出自朝廷而實操隱有以使之假使備之稱號而  
必稟命天子彼天子之權已歸之操矣操其肯以尊號  
予敵乎總之論古人者不審時勢而望影亂談便如無  
理取鬧其不爲有識所掩口者幾希

釋石林寄巢集有七護詩其序云剝道人姓劉大名人也爲長洲廣文鼎革後不復歸因隱於南沙之畢澤四壁蕭然晏如也爲七護詩以寄意余高其人和其詩僅達意而已吾友沈確士嘗作有明學博劉先生傳蓋卽剝道人也傳云先生名永錫字欽爾號剝庵中崇禎丙子鄉試癸未選長洲學教諭署崇明縣事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尋移居陽城湖之濱妻子織席以食先生攜席市中見者呼席先生又幾年窮餓死友人陸泓經紀其喪葬先生於虎邱之山塘按畢澤近陽城湖陸泓卽

畢澤人也先生一學傳守初志至死不變確士謂古之  
入山蹈海者亦無以加之後有修常熟志者當采先生  
入流寓中余故識其大畧如此

五車韻瑞一書今日詩人所家置一編者也而其中訛  
處頗多恐習非成是貽誤後學不淺聊一正之如支韻  
靡字亡池反音麋繫也與糜通易中孚我有好爵吾與  
爾靡之是也又散也禮少儀國家靡敝是也他若封靡  
披靡嫚靡妖靡侈靡妙靡綺靡猗靡之類並應讀上聲  
入紙韻而韻瑞則收入平聲矣又疑字在支韻音宜在

質韻則音逆毛詩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嶷與食叶也而韻瑞則以岐嶷作平聲矣又支韻釐字鄰其切音離理也而史記孝文本紀之祝釐如淳曰福也賈誼傳之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並音禧與禧同而韻瑞則與讀爲離音之不釐允釐保釐帝釐之類並收矣又魚韻譽字羊諸切音余稱美也御韻譽字余據切音豫美稱也兩音分死活故朱子於四書諸譽字獨註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兩譽字爲平聲而他處不註韻瑞則以廣譽虛譽嘉譽名譽光譽並作羊諸切矣又齊韻齊字前題

切音臍平也整也而禮記月令火齊必得內則食齊羹  
齊醬齊飲齊陳澍並音去聲卽劑字之省也當入霽韻  
而玉藻趨中采齊陳澍音慈他書有竟作采茨者以記  
所云采齊卽指楚茨之詩也此又當入支韻而韻瑞則  
與讀爲臍音之思齊得齊物不齊歌齊夷齊嬰齊必不  
齊之類並收矣又文韻斤字舉欣切音與巾同而毛詩  
斤斤其明斤字朱子音去聲讀如僅字爾雅釋訓云斤  
斤察也故毛傳解亦如之與平聲作斧類及斤兩解迥  
別而韻瑞則與讀爲巾音之宋斤金百斤郢斤匠石輟

斤之類並收矣又觀字在寒韻音官在翰韻則音貫蓋物在前而自我觀之此觀字當平聲讀如仰觀縱觀相觀遊觀旁觀之類是也有以示人而使之來觀此觀字當去聲讀如大觀貞觀京觀容觀甲觀壯觀之類是也而韻瑞則不分死活並收一處矣又陽韻行字寒剛切音杭列也而史漢大父行丈人行之行字又當讀去聲入漾韻按漢書蘇武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顏師古云行音胡浪反杜詩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又云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皆仄用而韻瑞則與讀

爲杭音之雁行太行顏行淚千行之類並收矣又商字  
內從八爲尸張切音傷入陽韻而商字內從十爲丁歷  
切音的入錫韻詩東方未明註疏云尙書緯謂刻爲商  
古今韻畧引士昏禮云日入三商爲昏此商字與商字  
迥別而韻瑞則以三商收入商韻矣又青韻庭字唐丁  
切音亭門屏之內也而莊子逍遙遊大有逕庭陸德明  
經典釋文云庭勅定反逕庭謂激過也按此當讀如聽  
字入敬韻而韻瑞則與讀爲亭音之趨庭中庭王庭後  
庭大庭明庭之類並收矣又由字邱位切與塊同入隊



韻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寢苦枕塊是也而韻瑞則以由  
字與由字筆畫相近誤認爲由收入尤韻矣又鹽韻占  
字職瞻切音詹視兆問也而口占二字則當入霰韻作  
去聲讀音戰按漢書陳遵傳遵馮几口占書數百封註  
云占隱度也口隱其詞以授吏也又朱博傳口占檄文  
顏師古並音之瞻反又通雅唐王劇當玉王出閣劇召  
五吏分占亦與口占同義皆言不起草也音亦當讀去  
聲而韻瑞則與讀爲詹音之不占玩占官占之類並收  
矣其謬不可殫述此特摘其十之四五耳至正字通一

書其謬亦復不少而此書盛行於世與韻瑞正同吾邑  
毛斧季<sub>展</sub>固深於小學者也嘗謂此書之誤視梅氏字  
彙殆有甚焉其言良是余故并以告世之學者俾知取  
正於唐韻廣韻集韻韻補等書而無爲俗學所誤云

三國志龐統傳云先主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  
所中卒按統致命處在鹿頭山下今其墓尙存而通俗  
三國演義載統進兵至此勒馬問其地知爲落鳳坡驚  
曰吾道號鳳坡此處有落鳳坡其不利于吾乎落鳳坡  
之稱蓋小說家妝點之辭而後人遂以名其地所謂俗

語不實流爲丹青者此類是也而王新城詩中有弔龐  
士元之作竟以落鳳坡三字著之于題然則演義又有  
曹操表關羽爲壽亭侯羽不受加一漢字羽乃拜命之  
說亦可據爲典要而以壽亭侯三字入之詩文乎此不  
容以作者名重而遂置不論開後人用小說之門也又  
牡丹亭詞曲有雨絲風片之語而新城秦淮雜詩中用  
之亦是一敗闕嘗聞康熙間雁門有盧制府者以限韻  
春閨題屬諸名士賦之而傅徵君青主山李太史天生  
四以葢頭雨絲風片煙波畫船爲曲中語遂一笑而罷

夫詞曲不可入詩予前已言之觀于傅李兩公而鄙言益信然則新城秦淮之作其亦難免後人之指摘矣崑山歸元恭先生狂士也家貧甚扉破至不可闔椅敗至不可坐則俱以緯蕭縛之遂書其匾曰結繩而治又除夕嘗署其門云一鎗戳出窮鬼去雙鈎搭進富神來其不經多此類時人呼爲歸癡云

柳南隨筆卷六

趙秋谷談龍錄云崑山吳修齡

喬

論詩甚精所著圍爐

詩話余三客吳門求之不可得余因秋谷之言徧訪其書一日得之於友人張君所書凡六卷議論果有爲前人所未發者因節錄十三則於後

作詩者不可有詞而無意無意則賦尙不成何況比興唐詩有意而托比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宋詩亦有意惟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明之睹盛唐詩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真是木偶被文繡耳

詩非一途得入景龍開寶之詩端重能養人器度而不能發人心光大歷開成之詩深銳能發人心光而亦傷人器度所以學景龍開寶者心光雖發大都滯於皮毛學大歷開成者器度易傷不免流於險琢人能以大歷開成發其心光而後以景龍開寶養其器度斯爲得之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爲飯詩喻之釀而爲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噉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醉則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詩之失比興非細故也比興是虛句活句賦是實句有比興則實句變爲活句無比興則實句變成死句許渾詩有力量而當時以爲不如不作無比興下死句也

詩中須有人乃得成詩蓋人之境遇不同而心之哀樂生焉夫子言詩亦不出于哀樂之情也詩而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矣如劉長卿之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白首一窮鱗王鐸爲都統詩曰再登上相慚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有情有境有人在其中也子美黑白鷹曹唐病馬亦然魚元機咏柳云枝迎南

柳南隨筆

卷六

北鳥葉送往來風黃巢咏菊云堪與百花爲總領自然  
天賜赭黃袍卽蕩婦反賊詩亦有人在其中也不然陳  
言勦句萬篇一篇萬人一人了不知作者爲何等人又  
何以詩爲哉

余讀韓致堯落花詩結聯知其爲朱溫將篡而作乃以  
時事考之無一不合起語云皴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愁  
態靜中禁是題面又云眼等片片隨流去言君民之東  
遷也恨滿枝枝被雨淋言諸王之見殺也倘得蒼遮猶  
慰意言李克用王師範之勤王也若教泥污更傷心言



韓建之爲賊臣弱帝室也臨堦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  
是綠陰意顯然矣此詩使子美見之亦當心服詩可以  
初盛中晚爲定界乎

唐人詩用意有在一二字中不說破不覺說破則其意  
煥然者如崔輔國漢宮詞云朝日點紅粧擬上銅雀臺  
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稱帝者曹丕也下一帝字而  
其母狗彘不食之語自見嚴於鉄鉞矣詩歸評媚甚豈  
非說夢韓翃寒食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  
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唐之亡國由

於宦官握兵實代宗授之以柄此詩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見意唐詩之通於春秋者也

詩意之明顯者無可著論惟意之隱僻者詞必紆回婉轉必須發明溫飛卿過陳琳墓詩意有望於君相也飛卿於邂逅無聊中語言開罪於宣宗又爲令狐綯所嫉遂被遠貶陳琳爲袁紹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謂刻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視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將曹操比宣宗故托之陳琳以便於措詞亦未必真過其墓也起曰曾于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言神交以叙題

面引起下文也詞客有靈應識我刺令狐綯之無目也  
伯才無主始憐君憐字詩中多作羨字解因今日無伯  
才之君大度容人之過如孟德者是以深羨於君耳石  
麟埋沒藏春草賦實境也銅雀荒涼起暮雲憶孟德也  
此句是一詩之主意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  
軍言將受辟於藩府永爲朝廷所棄絕無復可望也怨  
而不怒可謂深得風人之意矣

唐人詩妙處在於不著議論而含蘊無窮近日惟常熟  
馮定遠詩有之其詩云禾黍離離天闕高空城寂寞見

迴潮當時最憶姚斯道曾對青山咏六朝金陵北平事  
盡在其中又有云隔岸吹脣日沸天羽書惟道欲投鞭  
八公山色還蒼翠虛對圍碁憶謝元馬阮四鎮事盡在  
其中又有云席捲中原更向吳小朝廷又作降俘不爲  
宰相真閒事畱得丹青夜宴圖以韓熙載寓刺時相也  
又有云王氣消沈三百年難將人事盡憑天石頭形勝  
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以孫仲謀寓亡國之戚也所  
謂不著議論聲色而含蓄無窮者也

詩苦于無意有意矣又苦于無辭如聶夷中之鋤禾當

日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意則合矣  
而其辭率直又迫切全失詩體

五七言律皆須不離古詩氣脈乃不衰弱而五言尤甚  
詩意大抵出側面鄭仲賢送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  
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人  
自別離却怨畫舸義山憶往事而怨錦瑟亦然又出正  
面詩出側面其道果然

作詩學古則窒心騁心則違古惟是學古人用心之路  
則有入處

吾邑魏叔子

沖

負才不羈中年贈賸寄興詩酒嘗與馮

嗣宗

復京

輩爲里社祀隋陳司徒一日叔子舉社祭畢聚

飲坐有老妓狎一少年意不在魏調之不對魏向之大  
哭因贈嗣宗詩曰今昔人情大不同朝來殘媼亦嗔儂  
紅裙無分青衫老慟哭窮途向嗣宗

無錫杜太史紫綸

詔

少時以詞賦擅名久厝京師康熙

辛卯遂舉京兆壬辰

欽賜進士入詞館旋假歸林居

二十年遊名山幾徧嘗與羽士滎河泉

漣

釋天鈞

必結復

方外交所至輒挾以往人稱梁溪三逸太史遂屬善畫

者繪爲圖題咏紛如乾隆丙辰六月遊西湖歸作詩一  
絕授其子曰此卽我之遺令也未及半月以微疾卒其  
詩云半生空自逐浮華放浪湖山亦大差分付兒曹無  
別語讀書爲善做人家卒之前三日爲其七十誕辰張  
宴廳事大書一聯粘諸壁出句爲夢子課孫完我分而  
對句卽用所作詩結語云

柳柳州之文章昌黎所謂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  
不足多者也而千載以下乃有從而議其非者友人某  
自京師歸爲余述之且深爲不平余曰柳州非國語應

得此報且安知從而議之者非卽盲左後身乎某爲之失笑

趙太史秋谷青州益都人也乾隆戊午北平黃崑圃先生任山東布政黃固素重秋谷者會益都令某來謁黃語之曰趙秋谷先生君管內人也其詩文甚富盍請於先生持其草以來俾予得一寓目乎令歸卽遣一隸持牒取之趙故善罵得牒益大怒詎令俗吏井及於黃黃親爲陳見復述之

進士鮮有至六十年者康熙己未進士至乾隆己未猶



在而得與後輩稱前後同年者有兩人焉一爲益都趙

贊善秋谷

執信

一爲黃岡王僉都西澗

村任

時西澗年八十

有七而秋谷年亦八十矣王重聽趙失明兩公耳目各廢其一而皆不廢吟咏云

梅李東塔禪院東房藏有故僧慈雲所書楞嚴經筆法

秀整絕類趙吳興乾隆丙辰秋日余偕友人顧文寧

土榮

往觀之後有董元宰朱比玉二跋董跋云丁卯九月三

日海虞錢子羽持故僧慈雲所書楞嚴經見視書法莊

嚴令人肅然起敬按跋語所云丁卯蓋天啓七年也元

宰之亡爲崇禎三年年八十有一跋此經時蓋已七十有七矣

康熙中吾邑錢玉友

良擇

邵青門

陵

許暘谷

徹

王露涓

譽昌

並以詩名而露涓翁與余善蓋古所稱忘年交也余嘗謂翁之詩豪邁不如玉友而細膩勝之天趣不如青門而沈著勝之溫麗不如暘谷而骨幹勝之翁頗以余爲知言

祝枝山作夢遊鶯花洞天記有行書手錄本最佳向藏吳郡某氏康熙乙巳吳逆三桂遣人持數千金至吳收

古書畫器物遂以三百金購此本去時吾邑顧翁雪坡  
文適在郡用雙鈎摹出余從雪坡之姪文寧士見之卷  
首有白文南溪草堂印卷末有朱文希哲印亦雪坡所  
摹也聞吳逆之使滿載所收以歸渡江舟覆此真本爲  
龍伯取去無復在人間矣

明崇禎六年癸酉應天鄉試一榜得三會元甲戌李青  
丁丑吳貞啓癸未陳名夏 本朝順治十一年甲午浙  
江鄉試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  
蔡啓傳

嚴相國養齋爲諸生時與瞿昆湖諸公聯十傑會常會  
文於李文安公祠中出入致揖於公惟謹一夕夢公謂  
曰承君隆禮愧無以報今以子骨贈君寤後忽發寒熱  
逾時乃止人謂文安公實爲之換骨云

嚴相國有妹嫁石岸張氏石岸至城路有斷水處往來  
多阻相國以妹在石岸特築橋以通之名曰徐涇橋  
鄧肯堂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三賦空谷詩爲松圓詩老  
所賞遂以此得名人呼之爲鄧空谷後以薦舉入都沒  
於逆旅所著頤庵玉山柳下諸集散佚不可問嘗見其

贈如臯冒徵君詩有旁若無人惟燕子不知有漢是桃花之句余最愛之

沈以慈字孝先邑人也生十歲而兩目不見物家人取書雜誦於側孝先憑几竊聽率以爲常以故孝先盲於目不盲於心所爲詩歌頗佳鄧肯堂作五哀詩孝先其一也

嘉定侯廣成

峒會

舉進士歸其父太常公欲令謁唐叔達

先生而適晤叔達於友人所遂先與言之叔達曰勿遽來不佞叨居父執相見時宜有言爲贈當預思所以訓

戒之者又太倉太原王氏亦叔達之世交也當烟客奉  
常官京師日叔達過其家諸公子迎之入至廳事南向  
坐諸公子設紅氍毹拜之不爲動拜畢摩諸公子首曰  
汝父遠宦京師好自讀書勉之諸公子侍立唯諾叔達  
乃徐徐曳杖而起蓋叔達以前輩自居視故人子弟不  
異己之子弟也亡友侯秉衡銍爲余述之如此噫人情  
澆薄朋友一倫幾絕如叔達先生二事以今日視之亦  
何啻羲黃以上乎

嚴太守天池

徵

相國文靖公子也將赴邵武之任與郡

邑城隍神約曰某必不攜邵武一錢歸神其鑒諸旣抵任苞苴盡絕惟有茶果銀一項士民爲官長稱觥敬者其俗相沿已久於是爭致諸公復苦勸受之以供薪水費辭不獲已積之共若干金迨致仕歸舟次吳門以原銀付家人曰吾前與城隍神約不攜邵武一錢歸矣此銀何所用其以爲修治橋梁費乎於是擇日鳩工自郡之齊門外至邑之南門凡橋梁之傾圯者悉修治焉行人至今便之

宜興周相國王繩少時從黃介子先生遊先生極稱之

追王繩以高第里居頗恣縱先生聞之弗善也後王繩  
以事謁先生先生堅臥弗起迨長跪榻前請過先生遽  
起批其頰曰汝初致身遂爲患里中乎其嚴氣正性如  
此介子名毓祺江陰名諸生鼎革後起義守城城破被  
執不屈而死

繆仲醇布衣也而東林諸公與訂交皆以兄事之常州  
錢侍御啓新東林之翹楚也江北一縉紳往候之值侍  
御他出遂畱宿其家半夜聞叩門聲甚厲廝養皆驚起  
窺之見火光中一人督責童子以其應門稍遲也童子



皆伏地叩首謝此紳謂侍御且歸矣晨起詢之乃知夜閒至者爲仲醇也仲醇名希雍本吾邑甲族重氣節嫻經濟爲一時豪士不特精於岐黃術也邑乘列之方伎未免掩其爲人矣

昌黎之文字句皆古人悉知爲錘鍊而成矣而不知歐公之平易亦是錘鍊而成者卽如白香山之詩老嫗能解可謂平易矣而張文潛以五百金得其稿本竄改塗乙幾不存一字蓋其苦心錘鍊如此以此例之則歐公可知不特環滁皆山之句數易稿而就也

作詩者有神來之句往往成於衝口信筆所謂好詩必是拾得也若有意作詩則初得者爲第一層語必淺近卽第二層猶未甚佳棄之而冥冥構思直至第三層方有妙緒然第三層意必出之自然仍如第一層語乃佳不然雕琢之過露斧鑿痕其不入於苦澁一派者幾希馮定遠云嚴滄浪言有古律詩今不能辨余觀癡奎律髓中有拗字一類疑卽所謂古律詩也子美集中如鄭駙馬宅宴洞中崔氏東山草堂題省中院壁章梓州橘亭餞成都寶少尹雨不絕九日赤甲灘瀕白帝城最高

樓暮春愁盡夢卽事江雨有懷鄭典設簡吳郎司法覃  
山人隱居曉發公安暮歸等作皆是亦謂之吳體蓋律  
詩而骨格峻峭不離古詩氣脈故謂之古律詩也嚴滄  
浪固云盛唐諸家多此體試檢諸家集當知予言非謬  
詩之有次韻自蕭衍王筠和太子懋悔詩始也唐之元  
白遂踵其事至皮陸而加甚焉今則非次韻無詩矣施  
愚山謂次韻之作是做韻非做詩其言良是蓋所謂做  
韻者覓韻脚于韻府羣玉五車韻瑞廣之以佩文韻府  
而止於是以字湊韻以句湊篇勉強牽合全無意義章

法非做韻而何陷溺之甚遂謂次韻之詩思路易行又或追用前人某詩韻連篇累牘用以自豪益無謂矣趙秋谷亦謂次韻詩以意赴韻雖有精思往往不能自由或長篇中一二險字勢難強押不得不於數句前預爲之地紆迴遷就以致文義乖違雖老手有時不免阮亭絕意不爲此可法也善哉言乎與施愚山做韻之語並是今日作詩者藥石矣

章珪字孟端邑人也明正統閒官監察御史與同僚成規糾劾權要罷歸有周綱者應詔於京取李師中去國

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句與士大夫分韻送別  
并屬錢塘戴文進作歸舟圖以贈今圖藏吾友顧子文  
寧士家卷首有涂棐八分書歸舟圖三字圖後有國子  
助教同郡李繼歸舟圖詩引作於正統辛酉秋七月既  
望者引後卽書分韻詩同郡楊翥得去字東海徐瑄得  
國字河南劉溥得一字同郡張祝得身字潭懷遂端得  
輕字同郡張益得似字吳郡顧謙得葉字同邑呂困得  
高字太原郭璘得名字武陵龔理得千字春陵周綱得  
古字吳邑范子易得重字張穆得如字屈昉得山字詩

後有郡人韓雍跋語作於成化九年九月重陽日龔淵  
孟松窗快筆云周綱此舉爲楊文貞所怒遂致遠斥章  
亦僅而得免予觀卷中諸公顯晦不一最著名者爲徐  
韓二公徐後改名有貞以復辟功拜大學士封武功伯  
韓以征兩廣蠻寇功進都察院右都御史死謚襄毅  
婁子柔堅嘉定四先生之一也詩文外尤精鍾王書法  
晚乃變而學東坡一洗柔媚之習時華亭董尚書方以  
工書重海內而秀整有餘蒼勁不足先生視之蔑如也  
後吾邑馮氏書學講貫最善實得先生之傳云

邵青門

陵

晚歲奉佛一椽在山麓黃葉積庭下雙扉晝

掩日誦金剛經不輟遂取經中不住于相之義自號黃  
葉庵不住道人嘗著金剛經集說依經敷演闡發詳明  
俾讀者于無上妙諦一覽了然真能以筆代舌爲佛門  
提唱者也而所與往復商榷奉爲指南以成此書者惟  
釋藥山一人余見青門與藥山札不啻數十質疑問難  
大抵爲註經一事云藥山名正仁居西山之牛窩潭所  
與遊皆知名士晚而目盲遂更其號曰瞎山

孫西川艾嘗遊金陵狎客憇攜謝妓公徧訪教坊季女

共得七人人持千金納采卽京城卜居七所每所器皿畢具選日結婚將御一如常儀爭妍競寵備極宴爾之趣冗費可二萬金興盡而返絕不畱盼其豪邁如此厥後百萬之產取次蕩盡但倩一廛以居雖膏腴輕售終不言益價一人忽歛門自陳愿輸粟五百斛公辭曰噫吾安得空室貯之哉固與之乃弗却先是虞山西麓埋一異石公遂捐此米剗剔之石旣露矣乃懸崖置屋名之曰大石山房公嘗從沈啓南遊得其點染法而其跡世罕有傳者蔣相國會於大內見其尺幅所畫爲糞壤



頗極工妙相國以語公之裔孫畏之翁璟翁復爲余言如此

嚴文靖公拜吏部尙書命家人治具以俟家人白已辦請所邀公曰無他客專邀若曹耳吾受主恩深不可以負而瑾私竇必自若曹始以宿儲博奕具授之曰若曹無聊可以此自娛慎無出門戶人揖而觴之諸僕惶恐受命訖任無越軌者

明萬歷中有沈大韶者不知何地人善鼓琴所彈洞天春曉秋山溪月二曲吾邑陳崑源妙會其旨趙應良雲

所則又陳之入室弟子也趙之琴理爲天下第一嘗獨  
夜對月一彈再鼓聞庭外鬼聲淒絕諦視之有人長二  
尺許皆古衣冠襍坐秋草閒作聽琴狀其聲之妙殆感  
動鬼神矣雲所嘗與同邑嚴太守天池爲琴會於松絃  
館遂勘譜行世而陳禹道錫賢復從趙受學焉錫賢精  
蒼梧曲邑人以陳蒼梧呼之

明太祖龍潛時曾在皇覺寺爲僧後廷臣賦詩有犯光  
字釋字和字尙字者卽爲譏訕甚則誅戮輕亦譴謫  
邑施孟微爲監察御史一日上命賦詩有日出光華照

四方之句亦以犯光字得罪黜歸按孟微名顯洪武中鄉會試俱第一墓在西山之麓近高道山居雍正初其後人不肖以祖墓售宦僕啓土遷棺白骨見焉頭大如斗兩股亦倍常人云

鄉賢祠之濫也於今爲甚自昔已然聞羅念庵先生以吉水鄉賢祠駁襍恥其父與之同列欲奉木主以歸而吾邑邵文吉遺命母入鄉賢祠文吉名相卽嚴文靖諡墓所稱守齋先生者觀此而知鄉賢之濫固不自今始矣宿遷徐太史壇長用錫云今之爲人子者守身誠身都

不講甚至供養俱不周惟於親死之後經營入鄉賢祠  
便以爲孝子尊親之至以致學宮之內僧伍叢禩賢者  
恥與爲列蓋亦有慨乎其言之也

今塑神像者輒捕龜蛇鳥雀生納其腹意取生物之氣  
以爲土木靈性也聞故明時無錫東林書院塑龜山先  
生像因一楊樹去其上半中爲像畱其根以爲座當時  
以先生姓楊故其像卽因楊樹而又以先生號龜山并  
納龜於其腹直兒戲矣

崑山一粟生執贄謁徐侍郎侍郎曰子年幾何對曰屬

狗一時傳笑余有四子友人曾以年詢余對以長屬某  
次屬某又次屬某最幼屬某座客某聞之私謂余曰子  
號讀書奈何出辭若是之鄙類崑山粟生乎余曰此余  
用五代時宇文護母書中語也因檢書示之某爲之面  
赤

中州重牡丹故言花卽知爲牡丹成都重海棠故言花  
卽知爲海棠吾邑文村有季氏者宋太常卿陵之後也  
其家海棠種異他處花朵大而且密俗有季家海棠十  
八瓣之稱故白隄賣花者輒以文村種三字簽標於海

棠云世謂此花無香而西蜀潼川府昌州所產則獨有香此又物理之不可解者

明崇禎甲戌科會試場中皆推文長洲所取陳際泰爲第一同考項煜欲令會元出其門給文曰吾此卷乃楊廷樞也楊爲同鄉名士文遂讓之及拆卷則李青也煜面黥向稱項黑至此競相傳笑有項黑得李青之語

莊子秋水篇公子牟對公孫龍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

云

東海之鼃左足未入

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

云

白香山

池上篇有如鼃居坎不知海寬之句蓋卽用此事也按坎字本卽陷字而鼃字筆畫頗近龜字近世相沿誤刻其失固了然可見余觀工書之士前明如董尙書當今如王吏部皆喜寫池上篇而鼃字不免沿誤作龜亦疎於考訂矣

張謙字益士予舅之子也長余一歲一生半在病中自篆其石曰善病張郎藥裹之餘關心吟咏輒多佳句家在江村不與世接故罕有知者有集數卷歿後散佚偶記數聯錄而存之題檉柳書屋云湘江分得叢蘭紫虞

柳南隨筆卷六

嶺移來片石青贈別云蠟燭燒愁愁不斷曉鶯喚夢夢  
難醒不寐云閑愁不散如宵霧薄醉旋消似曉烟夜坐  
云粉牆月上畫圖出茶竈烟生風雨來暮秋雜咏云石  
臥荒苔疑病酒梅撐瘦骨似吟詩草堂云梅尙有花和  
我瘦石全無竅似兒頑代贈云夢回味似重簫酒魂斷  
情如已落花

明宣德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融而爲一遂命鑄爐凡  
銅煉六火則露寶光上命加火一倍煉而條之復用銅  
鐵爲篩格以赤火鎔條取其極清而滴格下者爲爐存



格上者製他器此宣爐之質也爐式畧仿宋瓷其上者  
曰百摺彝曰乳足曰花邊曰魚耳曰鰓耳曰蚰蜒耳曰  
薰冠曰象鼻曰石榴足曰橘囊曰香奩曰花素曰方員  
鼎下者曰索耳分襠曰判官耳曰角端曰象鬲曰雞脚  
扁曰番環曰六棱曰四方曰直脚曰漏空桶曰竹節其  
欵陰印陽文填書大明宣德年製又有呈樣無欵者最  
爲難得此宣爐之式也宣爐妙處在色焚火久則假色  
外炫真色內融燦爛善變嫩如哀梨入口卽化凝如魚  
凍呵氣便消須有此兩種光景斯爲上乘又有製時空

罇以赤金衝滿之者名曰衝眼得火則金色盡顯益從  
黯淡中發奇光焉火候既到卽久不著火納之汙泥中  
拭去而色如故如是則爲真宣假者雖火養數十年不  
能然也其色有初年中年末年之分初年仿宋燒斑尙  
沿永樂爐舊製中年用番油浸擦薰洗易爲茶蠟亦間  
有滲金者末年乃露本質著色更淡矣色凡五種曰栗  
殼曰茄皮曰棠梨曰褐色而藏經紙色爲第一又有所  
謂雞皮紋者覆手起栗迹如雞皮而撫之實無有又有  
所謂燭淚痕者或在腹下或在口下在腹下爲湧祥雲

在口下爲覆祥雲是皆火氣所成尤不易得此宣爐之色也此物爲世所珍頗多贗者余非鑒古之士聊就帝京景物畧遵生八箋方坦庵宣爐歌所言并叅以他說爲之詳其質別其式辨其色作宣爐說如左或亦好古之一助云

詩中用字有雙聲疊韻之分南史王元謨問謝莊莊曰互護爲雙聲礪礪爲疊韻雙聲同音不同韻疊韻音韻皆同互護同是唇音而不同韻礪礪同是牙音而又同韻也又沈存中筆談謂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

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  
清侵簪逼屐皆疊韻雙聲疊韻謝沈二公言之已悉然  
錢木庵調墨韻易見雙聲難明陸魯望谿上思雙聲云  
谿空惟容雲木密不隕雨迎漁隱映閒安得謳雅樹木  
庵爲之註云五音以唇舌牙口齒辨之二字同音爲雙  
聲如谿空容雲舌居中宮聲也木密隕雨唇撮聚羽聲  
也隱映舌抵齒徵聲也謳雅口開張商聲也諸如此類  
可以例推觀此而所以爲雙聲者乃了然矣

鐘聲晨昏扣一百八聲者一歲之義也蓋歲有十二月

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正得此數釋氏念珠亦借此義見楞伽經菩薩問

錢湘靈先生晚年居虞山西麓老屋三楹適當石梅之下松陰嵐翠如眉臨自先生兀坐其中擁書萬卷咿哦不輟過其門者往往駐足覘伺流連不去先生咿哦自若也室中榜一聯云名滿天下不會出戶一步言滿天下不會出口一字爲三峯釋碩揆書

佛氏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滅而泰西人相見訊問年歲輒云汝死過幾年彼此語意正同最爲警醒余謂寓形

宇內碌碌一生毫無豎立卽未來之歲月無非是死過  
光陰也奚待蓋棺之口乎

徐訥字敏叔明工部侍郎恪之父也長厚有內行妻周  
氏尤賢公旣多男子矣一日偶謂周曰今日經某鄉居  
民皆起視過客惟篋工舟中一女不睜視可異也是時  
公年老矣周疑公屬意此女陰爲物色致之忽謂公曰  
舟中人已在此副寢矣公大驚辭不獲已乃強納之生一  
兒卽恪也俗呼爲徐八都堂云

明世廟無逸殿成春日賜廷臣宴伶人歌花底黃鸝之

詞上問此詞何名伶人曰花柳分春曲上喜曰甚似今日風景顧謂夏相國言曰花柳分春無逸殿可就席思一句偶之時吾邑楊五川儀方爲禮部員外頗著才名夏亦素愛之因私遣飛騎等楊令屬對焉時楊方與僚友羣會一勲戚家重門深院杯酌正濃忽聞騎吏叩門聲急閤人拒之曰夏公所遣也旣入門卽問楊員外何在屏客出片紙相授卽上所命七字句也座客皆停杯失色儼衣冠以俟命楊就庭中立取紙筆屬對付使者其句云華夷一統大明君使者卽飛騎復夏夏以此應

制世廟稱善者久之

宋文憲公濂溪館吾邑富家一日有丈夫從二童子來謁自稱賣文談論出入經史至兵機尤長宋公不能答請其詩曰吾一詩直二十金主人許之詩成甚俊拔宋公以文請曰吾文非百金不可主人又與之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宴畢請觀宋公書室出前金贈曰僕非受此爲先生地耳遂辭去使人送至海濱舟師數千軍容甚盛乃陳友諒也以宋公有才名欲禮聘爲軍師聽其論無武畧而去一邑大驚



夫子之稱始見于尚書牧誓篇蓋武王之所以呼將士也繼又見于小戴禮公叔文子卒一章則又爲君之稱臣矣而左氏一書稱夫子者不一處如子重楚令尹也而稱晉大夫欒鍼曰夫子荀偃魏絳皆晉大夫也而絳之稱偃則曰夫子向戍樂喜皆宋臣也而戍之稱喜則曰夫子又季札吳之公子也孫文子衛之出亡臣也而札之稱文子則曰夫子子皮子產所從受政者也而其稱子產則曰夫子師曠晉之樂師也叔向晉大夫也而向之稱曠則曰夫子康王楚君也士匄晉臣也而康王

之稱士會則曰夫子又按工部集如鄭司戶蔡著作作陳  
補闕韋書記皆其友也而詩中悉以夫子稱之歷觀諸  
書而知所爲夫子者乃尊卑貴賤之通稱不特弟子之  
於師也獨魯論一書中似有專屬然觀孔子之稱蘧瑗  
子貢之稱叔孫州仇則又不盡然近代師生必稱夫子  
不知何本若以孔門爲例則近於僭若以尊卑貴賤之  
通稱而稱其師則又近於褻兩者固交失之聞近時遂  
寧相公戒其門人勿稱夫子殆亦以是歟

作詩者不論題之雅俗輒拈一首傷格傷品莫此爲甚

又或故押險韻以示新奇尤屬無謂近日惟吾友沈確士力矯此二弊良可法也其述毛稚黃之語曰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險俗生澁之韻可無作也旨哉言乎真近日詩人之砭鍼矣

崑山鉅族在前明時推戴葉王顧李五姓迨入本朝而東海氏兄弟三人並中鼎甲位俱八座子姓亦取次登第一時貴盛甲天下而前此五姓則少衰矣邑人因爲之語曰帶葉黃姑李不如一个大勃脰以帶音同戴黃音近王姑音轉顧脰音近徐故俗諺云爾

中元節釋氏有目連救母之說而臞仙運化元樞則以是日爲丁令威救母之辰釋氏謂之目連未悉其所本何自姑錄之以助異聞

康熙丁卯戊辰閒京師梨園子弟以內聚班爲第一時錢塘洪太學昉思<sup>昇</sup>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聖祖覽之稱善賜優人白金二十兩

且向諸親王稱之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會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其數悉如御賜先後所

獲殆不貲內聚班優人因告於洪曰賴君新製吾輩獲

賞賜多矣請開筵爲君壽而卽演是劇以侑觴凡君所  
交游當延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名流之  
在都下者悉爲羅致而不及吾邑趙□□□時趙館給  
諫王某所乃言於王促之入奏謂是日係  
皇太后忌辰設宴張樂爲大不敬請按律治罪

上覽

其奏命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

益都趙贊善伸符

執信

海寧查太學夏重

嗣璣

其最著者也

後查以改名慎行登第而趙竟廢置終其身

前代不以書名而其書絕佳者爲震澤王文恪公家侍

嘗爲余言之友人顧文寧士藏公行書一卷

爲公自書所作泛南湖飲湖心亭遊治平寺登吳王郊  
臺至太倉欲觀海不遂舟中望崑山兩登崑山兩阻還  
至夷亭六月十九日避暑偃月岡諸詩公自題其後云  
徵仲以此卷索近作草草書此以復徵仲覽之能不有  
以見教乎東山拙叟王鑒時正德甲戌八月也前有顏  
樂齋印後有濟之及大學士章二印此書瘦硬通神全  
是晉人風格視文祝當勝一籌觀此而知侍御品題果  
爲不爽云

長白高公且園

其佩

畱心繪事能以指頭爲之別開生面

爲前人所未有藝苑推爲絕技鄂離使禮生雖稍後而頗與高周旋嘗語人云且園生平畫第一書次之詩又次之辦事更次之時且園方官戶部侍郎京師士大夫遂戲呼爲高更次云

龔布衣羽階

誠

邑先賢淵孟先生孫也家酷貧操行峻

潔吾黨咸重之詩文千言可立就雖不甚協繩尺而奇傑之想豪橫之氣一時無兩曾作己未元日詩有五十三年堪一笑漫將殘夢付東風之句吾家眉哲

繼評云

桃花流水杳然去是年三月二十六日乘醉往大河墮  
水死乃知此詩此評實爲之識也同人醵錢梓其遺槩  
汪西京沈琇跋二絕于尾頗得其真詩云碎玉終須勝全  
瓦此君詩句此君文一編死後賞音出何必子雲知子  
雲又云掩卷低回涕不禁分明示識歲朝吟東風一昔  
醒殘夢流水桃花杳莫尋

邑東三塘李氏余妻之族也其先有名在字虬軒者以  
高才生爲郡守胡公纘宗所知諮以時務每謁見必送  
至門外偶于赤日中立講李汗下胡公命左右爲之張



蓋他日特置一青蓋張之縣令某特爲置程子衣以別于諸生每入見言事縣令望門外服是服者輒倒屣迎之按管秀川常熟文獻志載虬軒事頗悉嗣後修志者輒不復載未知何故余故表而出之

柳南先生爲吾邑詩老好著述所撰隨筆六卷多記舊聞軼事其攷證經史論說詩文亦雜見焉體例在語林詩話之間故其書雅俗俱陳大小並識吐晉人之清妙訂俗學之謬訛洵朴山方氏所云遠希老學近埒新城者已中如三商三商之辨主古今韻略而

柳南隨筆卷六終  
不取禮注與詩疏記祝趙事訛化雍而爲謙吉之類  
未免小有舛誤蓋聞見旣博簡擇偶疏不足爲全書  
病也會若雲先生欲刊叢書遂出篋中錄本贈之黃  
廷鑑識